史記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勑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排教可尊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illegible]方口厚脣頞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而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引己縣在陳縣下因云苦縣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號曰聃也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以為官名。正義曰藏才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遇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蓬轉疏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蓄蒿細葉蔓生沙萊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蓄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illegible]

賈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是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爲于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之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杖木爲牀著艾爲席菹芰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天下自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亦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子之教之隨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靜不擾而民自歸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

徵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備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胠音袪亦有音去篋曰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詆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眞非抱素任眞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

累路罪反郭象云兮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依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玄英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蕩生之經若褐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匹妙反剝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曰洋音翔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豚小也特也願為

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豬豚辟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急也

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瀆汚之小渠也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三十篇以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正義曰

經文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其詩云我安適歸

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畏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盍謂其年老歸就西伯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薇蘈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
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己觀此詩之情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絜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
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蹠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為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然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言跖兇暴惡戾恣性而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蹠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索隱曰直音如字直猶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今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光大著明之證者也若至近世操行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楚靈魯桓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欲蹈泉裹足高山之頂顧身淪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騶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或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逄比干[illegible]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或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由咲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任其運偶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

可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可得之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之處治世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絜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為苟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

夫殉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權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絜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

貪夫徇財正義曰徇財迅反求也贊云己身從物故曰徇

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而不休故曰死權也

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盖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也

同明相照索隱曰己下並辭云絜

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與張番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爲物之所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

之經旨也。正義曰此有識必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
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五同明相照是周易
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令萬
物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
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作述六經六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
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
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
世返於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夷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睹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也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向也捨發也言隱處之士特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湮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也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閭者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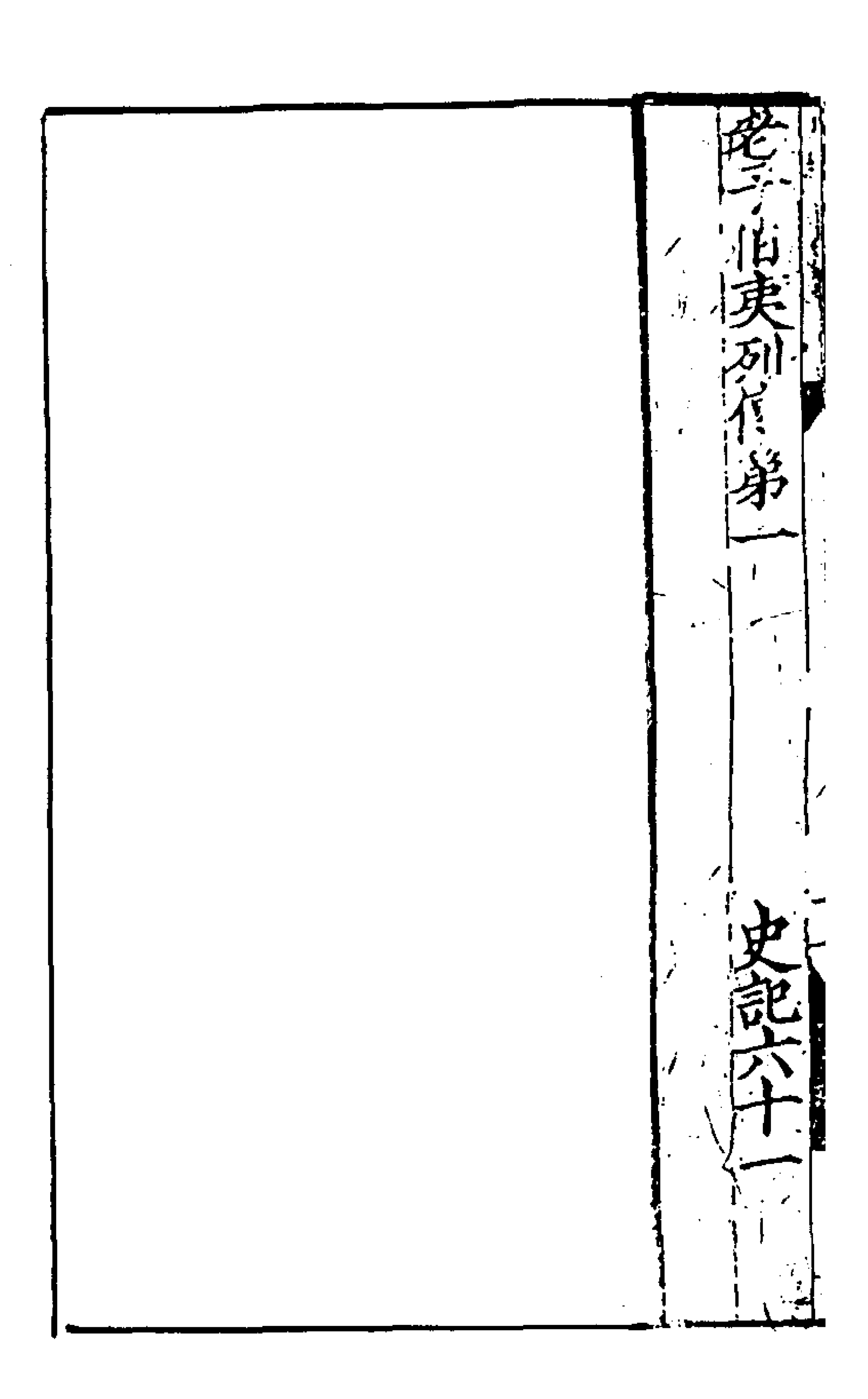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亦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八曰賑九曰絕是九惠也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涉耏涉產微凡十代也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今舉其大畧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爲政令卑下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之姬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鄆州東阿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以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踈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於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

命（正義曰衡命也謂國無道則制秉是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求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之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呂仲冢）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

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羡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勑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韓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駮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非爲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甲也冑兜
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
梗及折衝禦侮之人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人故難可盡其死
力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
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
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
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
外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
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
故其書有說難篇也

身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爲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依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闗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疏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

二王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以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弃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疏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

非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學詐慕名尚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竟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蒲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霑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云無也犇于係見志然見志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思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迫致嫌疑若、文所云隣父人以牆壞有盜却為見

疑刑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棄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閒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 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背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強令為之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覺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正義曰閒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識閒之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罷蕭

付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從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向也言浮說廣陳以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言

而其所敬者說士當念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誡其所醜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
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諂上無以
失誤窮極之乃爲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
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甲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讚然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
爲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辭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諫其難逆己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正義概古
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爲甲同計爲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
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害人爲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
之、乃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爲同失者而說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爲甲同失說者文飾

之無失太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詳咈大忠志在下忘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悠
而又戕諫之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繫𢳽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
亦無別有所擊射拂擯按韓子作擊擧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太忠之事擻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擯
乃後周澤渥霈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為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徐廣
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說說之難
此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
旣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識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

可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盡言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仕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扐見疑非熟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

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故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故言龍之為虫）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刻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爲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餘反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大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將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軍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仆者謂臥其表也決漏者謂決去其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椎也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
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
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穰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
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
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於長物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

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依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音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

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旣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使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臣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

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重射加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埒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辨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劉云控捲總捲縮非也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曰音博戟謂救鬬者當善撝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批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扼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若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攜誤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疾走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趙〻〻而獘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桂陵又敗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朌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者起為人節廉是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

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不實貪也蓋言貪者起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棄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七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寳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

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

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
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
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
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
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
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
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
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
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

之走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刖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礉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